



四書輯疏

中庸一

三

2796
30-4



門口 2796
30-4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三

後學會津安聚著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吳伯章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字如荀卿稱荀卿子其例也精里先生曰道學二字雖出王充論衡況言學問耳至趙宋始有道學之名以道之學為義指三代以來之正學也三代以下邪說橫流不由正道而為學者盛行於世正學至宋始興須別於夫不由正道者學之目所以立也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作為此書今按傳轉也

統之傳有自來矣許白雲曰此是言堯舜以前夫子翼

義始然自開闢生物以來即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
同道而立乎其位者但前聖所未道故不知其名此但
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又不如大學章句序專以伏羲
為始也○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
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
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今按聖神
即聖人也本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神之語繼天立極大學序重贊天意此序重合
天意蔡虛齋曰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夫道統道學
以講道言道統以傳道言精里先生曰道統言此道之
正系古昔盛時道之統系出於一不待立此目當邪說
橫流之時欲揭三代以來聖賢之道之正傳乃有此目
李氏曰按許東陽道學主於學無上下言道統主於行
獨以有位者言此最謬妄其學既真能自得於聖人之
道則自有以得夫道統之傳乎又按上下之分如其說豈
孔子無位不得與道統之傳乎又按上自從也下自由
也言從上古之世斯道之傳授有所由來其見於
矣或親受或私淑或同世或異世不必拘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見論語堯曰篇堯之所以授舜也朱子曰中

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
句是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允執有常久
不變之意者得之中村氏曰授指道言人心惟危道心
今按其字指道統之傳經指論語及書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見虞書大禹謨舜之所以授禹也
朱子曰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
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堯之
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當扶又反又也後九遇此字益之
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堯之一言
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也中村氏曰至矣無可復如盡
又添得三句是舜說得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
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那禹尚未曉得故德
地說葉氏曰舜之意以為必言其所以微所以危必精
必一而後可以執也陳定宇曰必知人心之危道心之
微而致精一工夫然後可庶幾於允執厥中也今按
益增也明發明也幾尚也近也可庶幾庶幾可及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朱子曰虛靈自是心之體知覺便是

是心之德○所以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譬如下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焰。陳定宇曰：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後單言，所以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陸稼書曰：大學章句，序以虛靈對言，則虛靈為體，知覺為用。今按蓋發語辭嘗試也。論論說也。虛靈虛靜為體，靈明也。知覺知識覺悟也。然此知覺所謂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聞齋以靜中有物解之，是講家或以心之虛靈絕句，非知覺聯屬字面，不必用格庵說。

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且以飲食言之，凡饑渴而欲得飲食以充其飽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許白雲曰：人心發於氣，如耳

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朱子曰：如饑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問：形氣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屬，曰：固是。真西山曰：私者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是也。陳定宇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胡雲峰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朱子曰：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精里先生曰：按集韻，弭沼切，與眇通。漢三老素君碑，朕以妙身，襲表繼業。又陳書云：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此作眇，少之義。解為是許白雲曰：今添妙字，是貼襯微字說。蔡虛齋曰：人心與人欲不同，聖人絕人欲，不絕人心。故只曰危者安，今按飲食男女，人心

也知其正不正道心也得其正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也雲峰虛齋說非道心固不必皆從耳目鼻口之欲上發來然特從欲上發者須精一工夫故此舉然人莫不

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

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流於惡微者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

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

隱之心是胡雲峰曰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

方是不好耳今按雜雜坐之雜參錯也方寸之間指心言所以治之謂使人心聽命於道心檢制人心也

如精一工夫是也天理人欲解在大學序天理道心之所發也人欲人心之流於惡者也公有公正之意有公

共之意私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

心之正而不離去聲也從事於斯精無少間去聲斷徒玩

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朱子曰惟精

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陳定宇曰本心之正便是道心今按察察識精密也守持守專一也精里先

生曰遺史食貨志云為所夷語解義曰云為即營運之義當依是解又按動靜語默起居之類是也云為應事

接物是也此四字該盡人事差不相值也自無過不及之差矣精一之効所謂允執厥中者是也陳北溪曰如

此則日用之間無往而非中九由夫堯舜禹天下之大

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

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

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授受以天下言際壁會也借為

語也示也戒警也如此指執中雲峰兼精一，看不是言天下事物之理一中字足以該盡無復可增加也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作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為自是以來一節推原中庸道學傳本二聖授受心法

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音之為

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中村氏曰既字將發下夫子之傳先設之張叔

與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今按新安兼精一者亦誤接相續也若吾夫子則雖不得

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中村氏曰

吾親之之詞曰繼曰開亦傳之也朱子曰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

世亦何所據哉今按其位大德必得之位所謂君師之位是也來學謂後來學者白雲以夫子教人者言不是

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見而

謂同世而親受者氏字解在大學序流派所出為宗言顏曾所傳者得其全也蔡虛齋曰先儒謂顏子博文精

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其說固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似有未盡蓋博文約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顏曾之傳獨得其宗而非他人所得與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

異端起矣陳定宇曰孔子一傳於曾子曾子再傳於子思今按聖字指孔子異端楊墨之類與下文所指少異起興也語意猶言去聖遠矣斯道子思懼夫

之傳固易失其真况復加之以異端之起乎子思懼夫

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

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繹音亦作為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

也遠故其說之也詳質證也父謂孔子師謂曾子或單指孔子或單指曾子皆非也更互

中庸言

中庸言

中庸言

中庸言

中庸言

中庸言

中庸言

中庸言

演釋更迭交互推演抽繹也言子思本堯舜以來所傳授執中之意以立言證以或所親聞於孔子或所聞於曾子之聖言自言聖言更互相次以演繹中庸之旨以作為此書也詔告教也切深切也未發之中為飛魚躍不顯之德之類是也詳語備也謂散為萬事者也許其白雲曰憂深為道之不明也慮遠恐久而復失也其

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

苦結 綱維開示蘊 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陳定宇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胡雲峰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今按許白雲說誤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又按歷盡也謂偏及之也選數也提挈以一手也挈懸持也綱大

繩也維綱網也借謂道之要處蘊亦奧也室西南隅為與借謂道之深處綱維蘊奧本不是兩事亦指未發之中費隱之類故以明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盡分屬者不可從

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 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

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益近理而大亂真

正矣 論中村氏曰子思之後又得孟子即又重傳也不必學矣 此書謂見之行事及著七篇室氏曰言語是訓誥講說文字是典籍今按寄託也不越言語文字之間言無人躬行而心得者也散言則文字亦謂之言語如伊川先生所謂能求於言語之外者是也對言則各是一義如東坡所謂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是也蔡虛齋曰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之異端也許氏兼言揚墨恐非是揚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惟若荀揚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

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與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

亦有之矣朱子曰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者

列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王松塢曰其言之得失朱子

備論辨於或問中今按淫浸淫也謂浸漬於二家之說

也熹自蚤與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非潛反復

亦作反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精里先

受程子及門人之說而讀之也未必謂受之某人

疑其不得中庸之旨也今按程說門人之所記而微言

未折門人之說則有淫於老佛者故疑之沈潛潛思也

恍然不分明貌許白雲曰裳之要衣之領吳伯章曰謂

指要網領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去定著章句一

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之意別為或問以附

其後朱子曰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

削也有所取捨也繁雜也亂不理也此文如云輯略或

問俱同志所為然其實皆朱子所自為故文獻通考宋

史藝文志皆以為朱子撰獨續通考以輯略然後此書

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允諸

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許白雲

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

之解而脉絡却相貫穿通透○如第一章十二三章二十

一章皆言其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

又一章之詳者詳略謂此王魯齋曰分四大支三十三

節蔡虛齋曰支是人之一四肢手兩肢足兩肢也節亦是

支中之節皆是借用字也下句脉絡字亦借用之脉是

人身中之氣脉絡是人身中經絡也○支分節解同而

異也脉絡貫通異而同也分解二字意與貫通相類相

因又與畢舉相對蓋縱說橫說要得義理周匝也○大

散而無統而意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自支
節言如首章性道教是舉體要言略也則於其下十章
詳之第十二章言費隱略也則於其下十一章詳之第二
十一章言天道人道略也則於其下十一章詳之末
則是復舉一篇之體要也○巨細畢舉則謂支節中所
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許白雲曰諸說同意以下專言
或問今按曲委曲之曲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
朱子曰旁通猶言曲盡

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氏曰議擬議也非是敢妄擬議自任道統之傳也陳定
宇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吝辭其責者吳
行父曰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己得折
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隱
然見於言意之表有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
不可得而辭者耳

序

中庸章句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朱子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

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今按不偏不倚之中對四旁言借言也無過不及之中對前後言實言也又按中庸之中本足無過不及之中然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來而中字固兼中和二義故章句於名篇之義兼舉二義於中和之中則以無所偏倚言之其意可見矣陳定宇曰言不偏又言不倚者如人立而不近四旁既不偏於一又正直而不欹斜倚著許白雲曰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迤而不正過是

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
 出中字中村氏曰不偏不倚之中猶衡之平無過不
 及之中猶稱輕重而得其當輕重之當還是由無過不
 平而得之耳精里先生曰不偏不倚猶云不發未發
 之時固無所偏倚故不對偏倚看與無過不及與有
 過不及對者不同○此偏字以當有者言之或問所
 謂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語類所謂不偏於喜
 則偏於怒可見矣又按程子所謂出則不是之出字
 之意謂發於四端七情也未發之中是庸平常也
 理具於心時時中之中是行合乎理時
 雲曰平如地之平而無抗阻危處常者一定之理無
 詭異又常久而不可變易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
 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
 錦綺組繡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
 理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然定理自在其
 中矣○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
 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其山即是謂之山行若
 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是一個道理以其
 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
 ○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中只是箇恰好道

理為不見得是且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
 陳定宇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
 底事今按中庸二字括盡三十三章之義子思以名
 篇而朱子釋其義者如此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道定理兩句是釋中庸之義陳定宇曰正字應不偏
 定字應不易蔡虛齋曰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
 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理以其中條
 理言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中村氏曰程說不偏二
 字兼得不倚及無過不及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
 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
 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體也存養此心之體者
 心法也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省察此心之用

者心法也且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或為三重無往而非中庸之道心法之所存也今按心法二字與釋氏之言字同而其義則大異邵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朱子蓋用之也以授孟子程子蓋據親受業言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孫詒仲說不必

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也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性末復合為一理指無聲無臭始合而開其開也漸末開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皆實韓氏曰始言一理無極而太極萬物體統一太極也中散為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末合為一理太極本無極也今按一與萬以分合而言理與事以內外而言非有兩物也胡雲峯曰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蔡虛齋曰由一理而散為萬事故之則彌六合也由萬事而合為一理卷之則退藏於密也放者自卷而放也卷者自放而卷也要相因看此只據書而言不必謂卷舒在我也三宅氏曰密是隱密指未發之大本而言又按退藏於密形容冲漠無朕之意耳虛齋以入於至小而無內言之較差蔡虛齋曰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兩句相應如管商之權數似乎有理味者然無其實焉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此所以為中庸也指南曰其味無窮皆實學也非虛空之學又按放肆也退却也善讀者玩索色求也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通義玩其辭索其理蔡虛齋曰玩索二字須要自家體貼得益必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至於書中之意皆如出於吾之心書中之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然後為玩索而有得然後終身用之不能盡

天命猶令也

陳北溪曰命如尊命台命之類中村氏曰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義訓蓋出于此精

里先生曰按世有以命字作活字者謂猶曰天命之謂性果爾則天命與人性似隔一重膜而不知天

所命為何物直名曰性也朱子又曰命猶誥勅性猶

官職明明不作活字看且也其他天命明命之類甚

多皆可作活字看乎使朱子作活字則此係開卷緊

要文字須下明解曰命猶令之也猶命令之也而不

下之字何歟今按此天命語意與性即理也朱子曰

天之明命同與論語所謂天命異性即理也

做性在事喚做理陳北溪曰性是在我之理林次崖

曰朱子欲人知性之為理也故從而解之曰此個性

即是個理耳○理有善無惡曰性即理亦可見性之

本善矣孫詒仲曰性乃心所具之理故云性即理也

非竟以理為性也今按性字從心從生下來有所

稟受於心之名而其實一個理耳然在事物上則曰

理在於人則曰性故朱子用程子之語而釋之天以

欲使人知性之實也即只也不外乎此之義

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

健順五常仁義禮之德所謂性也

汪武曹曰章句云

生萬物人或疑何故專就氣言不知言天即是以理

言也此朱子所為以太極無極當之也翼註曰註以

氣字陪說者只見理隨氣而賦耳其實非兼氣也許

白雲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是總說却分言氣

賦焉說於是人物之生以下却是專說理以釋性字

○動靜開闢往來屈伸只是兩端而已故古之聖人

定陰陽之名然消者不能遠長暑必不能遠寒皆有

其漸故又定五行之名五行之名既立則見得造化

或先而陰陽生五行而五行又各具陰陽亦不可指

其先後也陳北溪曰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不止是

中庸

卷三

中庸

四

化生只是生息也非一死一生一亦字見理氣無先
 後朱子曰賦猶俗語云分儀均敷之意問健順五常
 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朱子曰五行乃五常也健
 順乃陰陽二字其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既有陰
 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
 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
 也真西山曰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
 李東憲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過禮之粲然明盛不
 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
 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
 是理而無違者順也許白雲曰錯而言之則五常各
 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
 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此德人物雖皆有只是人
 全具而物得其偏如馬健而不順牛順而不健虎狼
 父子有仁蜂蟻君臣有義而無率循也○朱子曰率字
 他德之類今按天是形體之天率循也○率非人
 率之也○不是用力字○是就道說上說不就行道上
 說○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
 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陳北溪曰道猶路也○朱子曰
 循猶隨也蔡虛齋曰猶言依也○道猶路也○道之得

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
 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
 人物各循其性之

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

所謂道也林次崖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遇事接物

好底道理這便是人物所當行者○若非其

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為道修品節

之也林次崖曰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個天然

仁之性則為親親之道而親之從兄弟又是一樣如父

是一樣從兄弟又是一樣合下便有許多等級這都是

天然底在人豈能加厚得亦豈能減薄得聖人制為

親疎之殺亦不過因其自然而殺之耳若只就事親

上言其間溫膏定省服勞奉養有過幾諫三諫不從

涕泣而隨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之類又有許多品節

亦是合下當然底無之不可加之類不可少聖人不

過因而品節之耳豈能增損得自此推之禮有三千

三百之儀樂有五音六律之節五刑之屬三千與夫

六府三事官府之治政無不是如此今按品性道雖
 節乎道也盧未人品節氣稟之說不可用
 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
 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
 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李岱雲曰人之性道與物之性
 道亦不同朱子謂性道雖同
 者以其皆率性而命於天同出一箇源頭也然性道
 雖同而氣稟則或異矣物與人是氣稟之異之甚者
 物與物之氣稟亦有異人與人之氣稟亦有異物惟
 氣稟本偏故其理亦偏偏故彼不可為此此不可為
 彼人惟氣稟本全但異在清濁厚薄之間故其理亦
 全而健順五常之德無不可以品節而得之也許白
 雲曰氣稟或異應上氣以成形成此其所以聖人立
 教也黃勉齋曰如孝是事父之道人之氣稟不同柔
 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雖大綱是孝其曲
 折必有不同中節者此禮樂刑政所以著為品節使
 盡其道也陶謹之曰性道二句不兼氣稟修道句特
 提氣稟者見聖人為此所以不能已於教也化其氣

稟之異正以復其性道之同問品節及於物否朱子
 曰也是如此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
 較少許白雲曰物雖不可教是教人處物之道如春
 田不圍澤不殺胎不斲草木黃落斧斤入山林魚
 不滿尺不粥之類皆是順物之性而成就之不逆生
 意之意如馬絡頭牛穿鼻亦是也陳定宇曰禮樂正
 是中和之教刑所以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
 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
 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
 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胡
 峰曰章句始雖兼人物而言至此專提起一人字殊
 有深意李氏曰章句末後一段蓋人知己之有性而
 不知其出於天云云是子思子作中庸原為人不知
 性道教之謂故推原之如此非本文道理只就人說
 也陳定宇曰西漢書董仲舒策中此語亦可謂知道
 之原者故引以為證焉今按不知性之出於天故不

知其不可易也。不知道之由於性，故不知其不可離也。不知教之因，固而有而裁之，故不能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此子思子之所以為深憂切慮，而作是書之本旨也。裁成也，又按仲舒之言，其深得子思此章之本旨。於孟子以後，蓋絕無而僅有者，故朱子引附于此。陳定宇謂引以為證，未當。

善異

作虛未人曰首節釋性道名義，於教因合性教以明之。○要之言性教，總無非言道。下文只接說道，蔡虛齋曰：子思子首釋性道之名義者，蓋於名義之辨，有所未真，則於趨向之路，或有不得其正。此其所關緊最，不細而為道學計者，最宜先有以別白之也。○蓋當時異端之說，亂真將性道教等名，字大槩皆錯解了。故子思於此推本其義，而正言之曰：如此而謂之性，如此而謂之道，如此而謂之教，此乃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所謂性道教者，然也。外此則皆異端之說矣。○此三言者，大槩欲人知其皆出於天，而備於我也。若非其出於天，而備於我，亦難以責人之必行矣。陸稼書曰：此書專為中庸二字發開口，却不即言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蓋不

明性道教則不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朱子曰：性道教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胃中流出，不假他求。陳北山曰：此章蓋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林次崖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天所以生人物也。修道之教，此聖人所以成人物也。俱於人物有功也。此聖人所以合德天地也。朱子曰：之謂直為也。顧麟士曰：有是名稱而寔之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去蔡齋曰：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此處不可讀斷了。須連下面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總做一太句讀方於道之不可須臾離之意為盡或
 者乃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數字為釋道字之義則
 誤也然只味此數字亦已略見得道不可須臾離意
 矣但必須有下面十數字其意方足周勝侯曰不云
 日用事物之理而云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著當行字
 便是不可離了皆性之德云又是推其所以然註中
 分明有所以二字在夏雨蒼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句說得不可離最親切諸家只會說無物不有無時
 不然是但說得道之發見流行處未尋著根本歸宿
 地胡斐才曰無物不有二句承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說下須緊切吾身上講若以物為萬物以時為古今
 便泛了今按陶謹之謂皆性之德數句是說道本不
 能離誤指南曰須臾時也註兼物言蓋物時時皆有
 言時則包物在內吳孫右曰物字就是事物之物時
 字就是日用之時二句正道隨時隨物而在若其
 所以不可須臾離須臾離道便不成個物了
 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道也
 李氏曰按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道也
 之自然便是外物便是人力私智之謂哉纔不循其性

本章現成語最穩實故易舊註而又發明於或問乃
 蒙引既以舊註為不必改而存疑誤以外物為在外
 之用物且疑或問人力私智如何可離夫人力私智
 之所為循之未必治失之未必亂如何不可離豈在
 外之用物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
 亦外謬其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
 也常字兼動靜言君子戒懼之功無時無處而不用
 略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
 按戒懼是合動靜工夫而經文特以靜時言故朱子
 以常字雖字亦字發其音也盧未人曰戒懼恐懼總
 是敬畏不必分戒慎為敬恐懼為畏其屬不睹不聞
 亦無分別意義精里先生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亦當兼動靜言然後與經文道
 不可須臾離句相
 貼不得偏屬靜時
 註翼 盧未人曰道也者二節言不離道工夫朱子曰
 既言道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

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恐懼戒謹存養工夫許白雲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其定體如此戒懼恐懼與慎獨此言修之方汪武曹曰離乎仁便不仁離乎義便不義以此解不可離句自合即或問所謂失之則亂是也王觀濤曰是故二字與下節故字俱是承上文字眼然戒懼慎獨皆承道不可離而慎獨又單承上文字眼不可誤認作道不可離只引起戒懼而不引起慎獨也今按此說因淺說稼書以爲甚謬者却謬蔡氏曰須臾頃刻也朱子曰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蔡虛齋曰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成慎恐懼也雲峰就以不睹不聞爲須臾則泥矣翼註曰可離非道也輕者只以決其不可離耳可離者不

是道既謂之道決不可離矣朱子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以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其所不睹不聞其之一字見得是已所不睹不聞處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懼此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朱子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朱子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或問大學正心章不要先有所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真西山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之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恐敬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呂晚村曰不睹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陸稼書曰不睹不聞只是指不睹不聞之時雖性體於是乎存而即指此四字爲性體則不可時解多謬蒙引存疑

中庸

俱作未暗未聞看甚妙又按所字以時言謂於不睹
 不聞之時而戒懼也朱子曰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
 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陳潛室曰戒
 謹於不睹不聞之時此即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
 之時此即既發時工夫真西山曰不睹不聞而戒懼
 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精里先生曰按觀章句常
 存敬畏句及雖字亦字其義分明而世人不察或謂
 戒懼猶屬動至不戒懼後為靜或謂戒懼始於所不
 睹聞而至於所睹聞種種錯誤何也不思敬之貫動
 靜而此戒懼乃敬之事而不睹不聞乃屬靜故也方
 靜時惟有戒懼而已未嘗思慮與程子所謂纔思便
 已發云者未始相妨敬字之貫動靜亦復如之設以
 敬與戒懼專屬動以不戒懼不持敬之時屬靜則學
 者靜時茫無下手處必至以癡呆睡起不知四到之
 時為靜時是豈可以為學哉是說一差則大學正心
 及下節未發之中皆塞而不通世亦有謂未發之時
 有氣質之性聖凡不同者此皆懵於未發之義而不
 知大本豈足與議中庸精微之旨哉○此所謂戒慎
 恐懼語錄所謂喚醒敬齋箴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禮所謂儼若思之類皆此時

節工夫也何難捉摸之有俗雲以戒懼貼常時而不
 睹不聞之時患無捉摸此其大謬學者不可不審又
 按戒懼以言致中工夫者特取靜時而戒懼之不
 靜時則章句以常字雖字亦字發之慎獨以言致和
 工夫者取其工夫緊要而致和之不止慎獨則章句
 以既常字尤字發之次崖稼書似不啻此旨所以其
 說之舛錯也胡斐才曰兩其字指君子
 子自己許賢聲鄧維千說亦未是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去聲蔡虛齋曰指微細事也許白

細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蔡虛齋曰指一念之動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陸稼書曰獨但是意之起頭處朱子曰

此亦是獨處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

平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

有著見貼見明顯顯貼而過於此者無有及過於此是兩
 未形故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知之朱子曰事之是
 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知之朱子曰事之是
 曰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
 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是以君子既常
 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
 其潛滋暗長上聲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朱子
 欲云者正天理之反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
 差是以生出人欲來陳定宇曰幾動之初天理人欲
 由此而分此處如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過絕之
 矣胡斐才曰未動時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若
 幾已動易涉人欲而濇天理加謹則人欲之將萌者
 便從而過絕之今按滋益也長生長也潛滋暗長不
 意其滋長也又按陳定宇以常
 戒懼為指上文一節誤不可從

註翼

朱子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意
 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
 之只看兩箇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
 人教人只此兩端陶謹之曰隱微只是一件○莫見
 莫顯正見獨之當慎故用故字緊接又按意謂道不
 可須更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其於此者故君子
 慎獨以過人欲而不使至離道之遠也呂晚村曰莫
 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
 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又按見顯
 謂吾心所知十分顯見也李岱雲兄弟指理而言誤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情者性之
 也其未發則性也陳北溪曰在心裏未發時底是
 未發只四者無形迹時便是性黃際飛曰日日有未發時時有
 今按其字指喜怒哀樂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中庸

崖曰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初未有喜怒哀樂之名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偏倚而恰在其中問故名之曰中朱子曰如處室中東發皆中節情之南西北不倚於一方只是在中間

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胡斐才曰困學錄合喜怒哀樂言則條件中節舉其

一面言則處處中節皆字義乃盡陳北溪曰節者限制也○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名之曰和朱子曰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翼註曰有舛為乖有拂為戾盧未人曰已發之後與未發之先一毫不相乖戾恰似人之和合一般所以叫做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吳氏曰

所不包本如木根枝葉華實雖曰未形而生意森然而具在也翼註曰由出字貼本字皆字貼大字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張泰

道是道路虛未人曰不是一人私有的天下古今人都有應感人人當由這天理當然之節恰似通

行的大路一般今按達猶達德之達非無障礙之謂吳氏誤矣率性就道說達道就人行道上說理一而事異也故加之謂二字翼註曰由字貼道字共字貼達字孫詒仲曰達道道字即率性之道也蒙引說謬

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朱子曰中性情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之所不可須臾離也

德蔡虛齋曰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哉此道之所不可須臾離也

註翼 仇滄柱曰第四節近來多依雲峯胡氏之說謂在人心中不可離乃誤解大道不可離此條是說道之知未發之中具乎大本已發之和推為達道性之德如此使靜而不能戒懼則大本有時而不立動而不能慎獨則達道有時不行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是推原不可離這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陸稼書曰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効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朱子曰謂之名

之也顧麟士曰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呂晚村曰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為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林次崖曰如曰喜則聖人忻以勸善與夫征伐誅討皆在其中如曰怒則聖人哀此執獨惠鮮鰥寡之政皆在其中如曰樂則聖人與民偕樂之政皆在其中村氏曰中和二字是德之名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實陸稼書曰既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實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箇中和這箇大本達道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慎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箇致字若明季艾千子謂必戒懼而可曰中和則是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此謬說也○二玩註兩天下字一是以理言一是以人言須辨今按朱子曰未發之中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又論聖人動靜則全別○氣質昏濁其未發時只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所不開蓋未發之中性之德也性無不同故雖衆人有未發之中氣質則異故有未發之未發之體而大本不立者此所以須工夫而大本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不立所謂木石所謂冥頑皆心有不存之病也故聖人教以存養工夫所謂戒懼恐懼此也又有未感之時已有偏著者林次崖以為大學之有所是也孫詒仲駁未是

致推而極之也夫朱子曰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工

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和陸稼書曰不是

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

熟盡處纔叫做致位者安其所也安寧也揚復所曰

有多少次第在育者遂其生也亂凶荒胎殍之虞自

崩川竭之患育者遂其生也亂凶荒胎殍之虞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

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

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

物育矣

朱克升曰無少偏倚即一時而言其守不失

然自事欲之幾察之於二者之間以過彼而存此也

兼應事者說故用差謬字為切精里先生曰自戒懼

而約之至於至靜之中云云皆屬未發自慎獨而精

之至於應物之際云云皆屬已發今次崖欲以戒懼

紛紜率祖次崖後人承訛亦復不勘○是釋致中者

皆推極未發之義世儒之說或以戒懼為已發有謂

戒懼已屬用功則未全於未發必約之至於不用功

之地而無偏倚其守不失然後為至靜是亦以不知

四到為極則之謬說也此節須審自字以字則字矣

字此粗知文義者之所惑世多不察可異今按靜

中偏倚朱子所謂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者

是也又按無少偏倚是守不失蓋天地萬物本

是致無少差謬是和無通不然是致

吾一體吾之心正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

位天地吾之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應之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氣順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則天地氣順故其效驗至

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

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呂晚村曰天地萬物本相

應之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吾一體故今按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本

自非是，就君子說，又按極功，能事雖是極大之事，然皆吾性道二者之發用，而初非有待於外物，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工夫到此，則不但盡性道二者，而併脩道之教，而是盡之，舉吾所受於天地而全之矣，故章句云云。

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

上文之意，陳定宇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今按上文中和分言，體用至體

用相須，本非兩事者，未嘗及之。故子思於此合言以結之。

註翼 盧未人曰：致中和，節言體道，効驗陸稼書曰：天

地位，這二句，依或問是，以事言，不是空空有此。理人皆疑天地萬物不因人之中，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便天翻地覆，人消物盡，只是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生，故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

育不閉其化，便是育這二句，便是洪範雨暘燠寒風，應肅又哲謀聖的，道理人又疑堯湯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位，若中和未必能位育者，不知堯湯之水旱，氣數非常之變也。君子之道，其常孔子之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為安泰，其說明矣。饒雙峰曰：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育，為天下之主，則能使天地位育，為萬物之主，則能使萬物之天地位育，為人父，則能使父子各得其所，為人君，則能使臣民各得其所，為人夫婦，則能使夫婦各得其所，為人兄弟，則能使兄弟各得其所，為人朋友，則能使朋友各得其所，為人君臣，則能使君臣各得其所，為人夫婦，則能使夫婦各得其所，為人兄弟，則能使兄弟各得其所，為人朋友，則能使朋友各得其所。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謂推本堯

之意也。述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

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首節陸稼書曰：首三句內，即

顯乎微，意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一起戒懼慎獨耳。故總註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一句只就首節說，不可因此遂於可離非道句截也。大全殊混今按撮言分貼，不是道之本原，指天命之性實虛性之道，揚齋誤矣。率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二節三節存養指戒懼省察，指慎獨要務也。終言聖神功化之極，功績節化也。指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其以去聲。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自得謂知道上固也。去除也。充滿也。去充兼致中致。和言不可分貼本然之善，兼大本達道言。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楊氏名時字中立，程子門人。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蔡九峯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夏氏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又按是非之對。其下十章蓋

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所謂實以平日也。所謂實以平日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陶謹之曰：不偏不倚乃未發之及乃已發之中。見於事者中之用也。註因全書初見故以全體釋之。此後多指過不及，即指不偏不倚。蓋用本於體也。天命所當然，見不可違越。精微之極致見不容少差。李岱雲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說中平常是說庸。然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自是至平而無陂側。至常而無變易。中以而字串下以之理二字。總承之。故知只是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吳棫一箇今按致至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體之依其本然也。兼內外存發知能言然。只據現成地位說。勿講似工夫。語下時中方著工夫。邊小人反

此謂不依其本然也蔡虛齋曰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為能體之今按體當之體非體認之體吳伯章說誤張泰嶽曰反是違背

註真 鄧雉千曰首揭仲尼曰堯舜以來皆說中仲尼加一

庸字庸不在中之外陶謹之曰孔子恐人視為高遠故於中之下揭一庸字而子思即以名篇孫潛村曰

君子中庸句最重時中二字更包括全部下文如舜之知回之仁君子之強舜之大孝文之無憂武周之

達孝武之九經三重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之不驕不倍皆所謂時中也上節就現成說下節指

出君子所以能體之小人所以反是之故今按君子中庸句與十一章君子依乎中庸相應俱指聖人言

朱子云只是說箇好人恐是大概說王武曹據之謂當止就資稟上說不是孫潛村謂不可講得太好亦

非又按中庸即是道君子中庸不離道也君子而時中所引君子依乎中庸云云以結之又按此章可見中

庸也者孔子所言者而不可易矣三十章可見中庸

也者孔子所行者而不可離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見經典釋文程子亦以為然

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

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

其有小人之上聲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泰反也朱子曰二又

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問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上聲心朱子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

惡者小人之上聲心虛未人曰君子理得于心故言德小人心無其理故但言心今按兩個又字以平時臨時

分謂君子小人平日之氣稟學問既殊而臨事之立心制行又別者為是以內外動靜分者俱不是蔡虛

齊曰無忌憚者其於理之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

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也

乃平常之理也

此做便不是平常湯武亦然又當盛夏時須要飲

冷衣葛此便是平常隆冬時須用飲湯重裘

是差異便是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

忌憚矣

中庸之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

心者故曰在我呂晚村曰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

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故程子朱子只說戒慎恐

懼而不及慎獨恐有意在慎獨只在事幾交接頭上

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始終而言時中者無

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

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

憚者皆誤也周聘侯曰無時不中即前章註云至靜

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

無適不然者也是後而至誠至聖地步唯舜文周

孔數聖人始足當此可知時中君子不是大賢以下

也今按君子能戒謹恐懼故有君子之德而無時不

中其或能戒謹恐懼或肆欲妄行者由無所忌憚也

不知也戒謹恐懼與肆欲妄行對無時不中與無所

忌憚對分明是兩層位雲說不可從肆欲縱肆人欲

也妄行妄動也又按本文君子兼性

之身之而重在身之上故註言戒懼

註翼

全蔡氏謂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

思釋孔子之言今講家則通作孔子之言此本無可

句終此章之義則通作夫子之言正朱子之意也孫

詒仲曰說約云君子之中條今通作孔子之言則章

末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愚按顧氏只是作中庸語意

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愚按顧氏只是作中庸語意

文之見以爲不可以子思語入孔子口氣中也不知
千聖只一理時中工夫只是戒懼慎獨而已謂戒謹
恐懼未必是孔子語
意是見理不真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

音燭也而意實相承也蔡虛齋曰如君子中庸舜
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
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
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
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賢智愚不肖之過不
及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賢智愚不肖之過不
索隱行怪半途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
然均之爲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
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舍之意
序次於其左所以相發明也故曰以釋首章之
義又曰以明又曰以終云又曰釋者有以解其

義明者有以申其意曰釋曰明則皆所以申其
義也今按夫子之言非一時所言故文不屬也
子思引之湊成一部故意實相承也朱子曰九
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
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
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全篇之
旨矣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游氏名酢字定
黃勉齋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
一般德行人人不同蔡虛齋曰中性和情也
○性情自一身言德行兼事業言陳北溪曰中
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
相合說孫新安曰蓋以性情固有之中體之
於身爲德措之於事爲行者言固則不曰中和
而曰中庸也○饒氏謂游氏所謂德以中言
行以時中言而不知和之即是時中也又按虛
齋謂不偏不倚之中德也無過不
及之中行也亦非也非之對然中庸之中

實兼中和之義孫潛村曰兼已發未發二義黃勉齋曰中庸之中本是和然和

自中出故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

德為至孫潛村曰盡善盡美一毫無可增損所以為至今按上至字到下至字極也然亦

人所同得聖凡所固初無難事非高遠難行但世教衰民不

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吳蘇右曰民猶言人就是一下

章智愚賢不肖之類但不可露耳時說俱宗蔡氏兼上下並言不知註中世教衰云云乃朱子補孔子之

意見得由上無立教之君故下無興行之民而上之不能中庸已自見矣則民字自應專指在下之人說

上下並言者非是盧未人曰能字兼知行今按與論字大學興孝與弟之興有所感發而興起之謂也

語無能字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

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三宅氏曰論語有之為德三字無能字章句止曰無能字者所以

證非不能久於中庸之德之義非考異同矣

註翼中庸下當照註入之德二字看以人之能中庸言故註只云無過不及胡斐才曰其字字字中庸

歎中含當能意○松村云矣字感慨中寓屬望之神

守中庸不可能皆言鮮能之故直到聖而後能故曰

唯聖者能之孫詒仲曰鮮能鮮能知能行也或問不

用鮮能久於中庸之說極是蓋云鮮能則九不能知

行與知行而不能久者皆該在內云鮮能久於中庸

則只說得不能期月守一種人尚有竟不能知行一

種人在未免有遺漏也黃際飛曰鮮能內雖有氣質

偏駁之害然為世教衰微民不興行發嘆

右第三章饒雙峰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

中庸

黃氏曰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孫潛村曰饒氏云云自是正解稼書武曹晚村俱主此說聘侯則謂民即是小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是民皆是小人及中庸者大誤胡斐才曰凡上下相承之序只宜於子思引述前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胡雲

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

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許白雲曰稟偏於清者則為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為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

而過中矣素誠夫曰所謂知非洞然無疑之知賢非粹然無疵之賢特其資稟過乎中庸而不能俯就之自取人視之則為知且賢耳所謂愚非懵然無知之愚不肖非悍然不顧之不肖特其資稟不及乎中庸而不能政及之君子視之則為愚不肖耳今按知愚賢不肖以眾人言不必作異端看成於意見蔽於私欲亦是由此知者知之過測度深微能知者既以道生稟之異也

註翼

孫端人曰知愚自屬不明一邊賢不自屬不
行一邊然知者必不肯勞身以行不肖問之事
愚者必不能奮身以行想不到之事賢者必不肯
心平生忽略之事不肖者必不能用心分外高明之
事此知行相因而夫子交互言之也鏡雙峰曰行不
是說人去行道是說斯道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
自知此道是說斯道著明今按道之不行不明語氣
與禮之用德之流行正同雖要之不能行道明道
但是行字明字屬道不屬人孫詒
仲駁末是翼註曰知之是知其故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鮮能知味
離道之弊

也故章句云言離道不可也而或過不及而離道
者皆由不察之故也諸家分貼俱不可從察省察也
史氏曰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
又按孫潛村謂知字訓察字非

註翼

李安溪曰至末又嘆人之不察另是一層感慨
汪武曹曰吳因之云此承上文而嘆其不察非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不察也四書講義云上過不及
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之所以過不及
及之由二說不同玩註中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句呂
說為長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彙解曰此節
之意猶云人莫不為子也鮮能知孝也人莫不為臣
也鮮能知忠也不知忠孝便不成其為臣子過與不
及便自外乎中道非曰在道中而不能察之說朱允
升曰莫無也胡斐才曰莫不字見人人皆然蔡虛齋
曰味意調到正處便亦是一事之無過不及了故以
為得中道之喻審鵠曰不知味或過於奢侈而失其
宜或傷於饑渴而失其正或性偏而非所同嗜或狗
欲而過求奇珍其中亦有過不及之弊史氏曰經
人字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字
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

右第四章

林次崖曰上章言中庸之德民鮮能此
不肖之過不及也陸稼書曰此章存疑淺說
俱只承民鮮能來雙峰謂承上二章者謬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言人之不行道而道之不由不明也。陶謹之曰：夫子只嘆道不行，子思引來道之不明，故不行之意，章句特聯絡前後章旨耳。有由不明，故不行之意，章句特聯絡前後章旨耳。

註異 翼註曰：此節只承知愚不承賢不肖來，要見慨歎意。黃氏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盧未人曰：道謂中道人之所行，不太過，則不及中道，其不行矣。今按馬漢宗謂道豈其不行之意者，非也。若此則非舉不行之端也。撮言引解從之誤。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盧未人曰：此承上章道之不行一句，所以不行由不明也。因起下章言舜之智以明道而後道可行，今按端緒也。始也只言道不行而不及所以行故曰端。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迺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吳因之曰：須知不自用而取諸所由成。吳蘇右曰：問察隱揚能翕受，執兩而定，衡用中無留滯，總是由大知而能如此。非如此而後有以成其知也。李岱雲曰：這一句直貫到執而用中，都是不自用而取諸人裏面事。若不直貫到執而用中之地，如何見得能取。今講家說不自用而取諸人，只到隱揚便住了，恐猶未是。今按大知猶言真箇知，謂能知中道也。舜之所以為大知，猶云舜之所以謂迺言者，淺之大知也。孫詒仲曰：人字臣民皆在內。謂迺言者，淺

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猶朱子曰：淺近之言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鄧雉千曰：有謂禹皋陳謨亦有淺近者，未是。今按淺近之言，謂其言如無理者也。鄧雉千以里巷常談釋之，未當。又按猶字及無遺善可

知句所以發不是止察通言而不察深遠之言也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

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

人孰不樂洛音告以善哉無惡故惡投之自化善投之

即契不覺宣揚出來此意最妙若謂有意隱揚便非大聖人身分許白雲曰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

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而容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而不蔽今按

依此說亦得不必從李氏禎說人孰一兩端謂衆論句隱揚內自然有此効驗故章句補出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

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以取中然後用之

則其擇之審兩執而行之至矣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與兩音此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

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

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

謂中也○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

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金審量

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

善一邊底朱子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執字只是

是把來量度蔡虛齋曰如大小厚薄是譬喻之近多

用在正講而又不宜箇如字以起之為少矣中村

氏曰通章辭之大知皆就事跡上說故註此知字之

然非在我權度精切以下却說歸辭德上此知字之

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辭之好問好察所

無過不及也此中之所以行也故學者必如

舜之知中而後道行矣此是子思引用之意

註翼 蔡虛齋曰看兩箇好字其倦倦求益之心何如哉一發於誠也李毅侯曰此言引言主意與孟子

遠的去加察雖是極淺近的也細細的審察恐其中亦有可採處不敢忽也陶謹之曰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有把柄在我意張彥陵曰用其中於民是此中是○斯字是總上語汪濤喜曰其斯以為辭言辭之大知即在乎此或云不必添入大知首尾便不相顧謬甚今按好察用中不專知而亦能行之與知愚過不及異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趙格庵曰此罟禍機所伏今按擒獲也擇乎中庸辨

別彼列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聲問用中之事也辨判也衆理善也中庸至善也章句用好問用中字既辨列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則何常非上章好問用中之事而究不能期月守則所擇者雖是而知之未真故既得之而復失之仍不得為知也若認然此之擇中庸即上章之好問用中已是舜之大知了

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胡斐才曰罟獲陷阱之禍人所知也驅納其中而莫辟則是知禍而不知辟矣呂晚村曰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鄧維千曰要之不能守畢竟食之者終不知鳥喙也鄧維千曰要之不能守畢竟守之者終不知鳥喙也鄧維千曰要之不能守畢

註翼李毅侯曰一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朱子曰此句起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

言也。則推入也。胡雲峰曰：兩人字，象人也。通義曰：驅逐也。羅網機檻，坑坎之中，而不之知，逃避也。林次崖曰：人何曾被驅而納，罟獲陷阱，狗利而踏害，若被人驅而納之，耳周聘侯曰：驅而納之，作人說，為是若云：自驅自納，語亦傷巧，且於莫之知，碎說不去，翼註曰：兩子知不同，上知字，是能料事於未然，下知字，是能析義理於毫芒，俱自負之辭。徐詒仲曰：或云此章擇字與下章擇字不同，章句能擇二字，欠分明，愚按此所謂知及仁不能守者，失在不守，不可謂其不曾辨別。眾理也。兩章擇字一樣，樂天齋翼註曰：不能守，畢竟由於知不真，若真知之，何不能期月守哉。全重此意，方見道之所，以不明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翼註曰：不能守，畢竟由於知不真，若真知之，何不能期月守哉。全重此意，方見道之所，以不明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明不能守，據舊說云：復失之於過不及也。時文多只作復失之於過不及也。時文多只過還從前說。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第五十章舉不行之端，第六十章以舜大知言，道可故曰承而言，猶云大知章言，道之所，以起下章，以道之所謂，以明者，完了也。岱雲謂承上章意，輕斐才謂，因予知與大知相反，故亦曰承上章，與起下章，分賓主，看俱不是，不能守，必竟是真知，即真，故此章以不能守，見不能真知，不能真知，即是不著明於天下也。故曰舉不明之端，盧未人曰：起下章言，回之仁，以行道而後，道可明。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上持之貌。奉，兩手承服也。或作捧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

也翼註曰膺是謂前只是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

能守如此折可玩○玩註蓋字故字是於能擇能守

武曹以能擇為真知者非也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

而道之所以明也顏子之擇乎中庸弗失所以行中

明也故學者必如顏子之行中而後道明矣亦子思

引言之意陶謹之曰既件件行得無過不及則精粗

表裏全體大用愈覺分明非復恍惚疑似之間矣

註異陸稼書曰當與舜其大知章對看只重知行之

是餘意不可作正講饒雙峯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

一善陸稼書曰雙峯云云講善最明明季講家欲

將一字作一貫之一看大謬翼註曰善即中庸也今

按擇中弗失不專行而亦能知之也與賢不肖之過

不及異中村氏曰與前章善字不同陸稼書曰得字

只是知得未是行得也汪武曹曰翼註謂得字是行

得非徒知得其意謂守字又在行字後謬也翼註曰

此章重真知而真知

全在拳拳服膺上看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

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陳北

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天下國家至大難

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之爵祿人之所欲難卻也而

資稟高潔者能之白刃人之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

敢者能之則是三者雖最難而皆可力為胡斐才曰

中庸

中庸

合言則不可言倚於一偏稼書說似謬李岱雲曰皆字但為一於均辭蹈者而言非謂古來此三事無合乎中庸者也胡斐才曰資是天資力是人力因其天資之近似而用人力以勉為之也中用一而字串說不平周聘侯曰不是學力又按力能勉者以資質言岱雲謂暗包學意不是倚於一偏謂各為一事也斐才謂未合中庸為偏誤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視包不必其合中庸之意

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能也

許白雲曰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孫端人曰義不精則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天理或牽於人欲精且熟便是無一毫人欲之私要非強不能到此便包得勇了孫潛村曰九稍參意見稍涉勉強皆私也鄧維千曰下章註自勝其人欲之私正應此今按大舜章言義精顏淵章言仁熟而無人欲之私者未之及故此章舉其端以起下章章句以民之所以鮮能也承之其意可見矣又按三者雖天下之至

難然不必其命於中庸故曰難而易中庸雖平常之理然事事皆做到恰好處故曰易而難

註翼 行陶謹之曰此承上言知仁必如舜回而後道可

所當以勇輔知仁也故必如下章之強始有以勝人

末句通義曰蹈踐履也以身當之也許白雲曰前兩

擇乎中庸每事上言此中庸不可全體上言虛未

人曰可均可辭可蹈皆是必合於中庸者但中庸

不可能便說得廣非專言三者之中庸也今按語類

所謂只於三者做到那恰好處便是中庸謂三者亦

有中庸也勿誤認作正意蔡虛齋曰不可能謂不可

以力能也蓋承上言天下國家之均爵祿之辭白刃

之蹈皆是力為之者惟中庸獨不可以力為也

然似說殺了而為揚雄君子絕德之論矣胡斐才曰

說箇不可能自有能之之道在又按全體中庸非義

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非一旦奮

然用力之所能也故曰不可以力能也孫詒仲非之

未是又按能

字兼知行言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上章言道之所以明者，已
可能之端以起必如。下章夫子告子路之勇，然
後中庸可能之意。又按上章已舉道之所以行
與所以明而至此，又舉中庸不可能之端者，非
謂上章所言猶未可能中庸必如此章所言而
後中庸始可能也。故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三者全備
不可不也。故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三者全備
則特承上起下，所以發揮出其意也。讀者最宜
玩潛。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朱子曰
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今按強勇之用也。子路好勇，
欲必得之，故問勇之所當務者。故子思引來而以明

勇之
事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朱子曰：而汝也。下文而字皆語
反語辭。而汝也。助與此不同。

註翼 吳蘇右曰：夫子欲進子路以學，強却先分
別南北之強耳。要他不為氣習所拘，識取本來

自強，面目歸重，全在抑而強與。一句樂天齋翼註曰
三與字不是聽其自擇，只是歷數以告之。陳定宇曰
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裁矯照應。結束此
句，精里先生曰：學者之強，說不可易。伏雲所云似以
學者之強為不出於天然自有者。章句汝所當強，貼學者為安。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黃氏曰：含
容，訓寬字。

異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教字。今按含容，不拒也。異不
順，不逆也。言人雖有不及，不拒不逆，有以教之也。不

報無道謂橫去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橫逆不循

岱雲曰不過指一時非禮之加乃蒙引必說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上非此處正旨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過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風氣風俗氣習也與魏李琰之所謂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同精里先生曰頌言南北方貴此為

強乃通吳孫右曰此不失為忠厚猶近于義理故曰君子之道胡雲峯曰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

忍者亦不過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盧未人曰忍人之不能忍過柔弱亦是度量勝人故曰強陸稼

書曰強處全在含忍果敢章句兩箇勝人字又是其強之驗處雙峯即認柔能勝剛為強稍差

註翼

以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

曰是盧未人曰強即是一個勝字南方之強以含忍

欲之私樂天齋翼註曰教字專作師教弟子言只如俗云勸化人耳吳草廬曰教之道貴乎寬猛相濟剛

柔得中無道者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教者一於寬柔無道者一於不報此南方強之不及也陳北溪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翼註曰居之是非汝所當強者也今按南北方之強猶云南北方所謂強者也

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社而審席也陳北山曰卧席曰社陸稼書曰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以為危者彼以為

安也金戈兵之屬戈兩刃長六尺六寸兵戎器也革甲冑直又之屬

古用皮謂之甲今用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

金謂之鏡冑兜鍪也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吳孫右曰專用血氣故曰強者之事蔡虛齋曰一曰道一

曰事其高下又可見矣

註翼

張彥陵曰二句串看非必定是死雖至死而不生悔的念頭亦是平時自負如此周聘侯曰不

厭與不懼不悔有別是樂此不疲息意湖南講曰往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禍即至死亡亦無厭惡是赴人之急徇人之難的作用吳孫右曰是又過乎中亦非汝所當強者也今按強者刺客游俠之類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胡斐才曰在學者則當以此而強與矯舉小強貌朱子曰贊歎之辭陳詩曰矯矯

虎臣是也見魯頌倚偏著直略也塞反悉則未達也國

有道則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

也翼註曰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

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平生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之風也若然一楊節耳何當於中庸之強哉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耕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革無道而冷一德一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胡斐才曰此字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理合字俱兼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血氣之剛就子路身上說斐才回之仁又必有君子之勇而後中

庸可能也此是子思引言之意

註翼表誠夫曰故字承上兩節而言謂南方強之不

發而中節之和也呂晚村曰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理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今按九人而以處眾則易至於流蕩無節君子則未嘗違理隨眾而至於流九人纔能中道而立則易至於歌斜倚著君子則能久植立不移而不至於倚諸家作子然特立看非許白雲曰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盧未人曰無道時只是困窮至死不變勿作死生禍患說猶死而後已一般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朱子曰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當作索山客

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

古委異之行去聲也朱子曰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反詭異之行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陝仲子申徒狄尾生之徒是也許白雲曰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

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今按章句於素隱行怪合解之而中間下而字可見本文以一人言之意矣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

人曰人情喜新此等人便能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饒雙峰曰不惟當世昧者惑之而已汪武曹曰說統謂不說當時之述而說後世蓋後世聖遠言湮而想見當年有高奇之事遂杳渺而迎取以為新如說便鑿乃知饒氏此條之精李岱雲曰欺世二字已該當世在內矣中村氏曰有字未必有之意註或有斟酌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不擇乎善不是真箇知不用其

中不是真箇仁不當強而強不是真箇勇就一身上而以過者言

註翼 蔡虛齋曰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

正字同而義不同鄧維千曰之字指隱怪言今按帶為只是心薄之而不屑為意中村氏曰曰吾弗為之

曰吾弗能已正隱說箇不當為不當已以暗與下相關持借已以發明中道不是自叙口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史氏曰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

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今按能擇乎善

及其知足以及之皆於道字上見又按其知雖足以

及之不是真箇知行有不逮不是真箇仁當強而不

強不是真箇勇就一人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

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是朱子就聖

非夫子口氣朱子曰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註翼庸方是說成德陸稼書曰這一種人亦是學問

中人所以謂之君子林次崖曰遵猶著力也盧宋人

曰遵者以我遵道猶與道為二朱允升曰塗路也廢

足弱類倒不能行也鄧維千曰半塗是借言許白雲

曰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

塗而不可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經文本就君子身上言一

分配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

如者陸稼書曰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不

賴勇而裕如勇之盡且至也皆出於自然者也賴持

聖人之事孫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與惟通此聖者能之而已許白雲曰孔子前既有兩吾後做此者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者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註翼

李穀侯曰依乎中庸一語孫詒仲曰既曰君子此纔結得君子中庸一語孫詒仲曰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此節君子即是聖人如孟子君子存之以舜禹諸聖人言也不當以依中庸截屬君子不海屬聖者林次崖曰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盧未人曰依謂相依不違與道為一也吳因之曰依有相親之意亦有相安之意中庸原不可須臾離至依纔是不須臾離陸稼書曰依與不悔雖云常依是不悔則原是二件然到了依地位自然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大全胡氏云依非難不悔為難蒙引淺說俱云依只是仁知不悔方是仁知之至俱不是管東漢曰遜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遜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遜翼註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

有心把持道真在我自然忘却顯晦不但不改操亦不動念顧涇陽曰海字與人不和而不溫二字有辨也溫者是己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己不溫自反之至也無悶易經分明對說遜世不為世用無位也不見知不為世知莫己知也高新鄭分配最確時人俱以遜世當畢世看大誤鄧雅千曰六常依便是不悔○惟聖者能之之字指上一句言能之者謂能常依中庸而不悔也朱允升曰唯獨也題鏡曰此不是擡高聖者絕天下以不能正是標舉聖者勉天下以宜能見隱怪者可返遵道者可企也

右第十一章

吳蓀右曰此章承上合言知仁勇以結之此大支中一結與君子中庸章

應相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

入道兼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

之舜知也言所以顏淵仁也行所以子路勇也

言所以輔知仁而能知能行也子思於篇首第

一引夫子所稱大舜顏淵及所告子路之言

察用中所以明知也顏淵之擇中服膺所以明

流以下所以明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

七到道而成德矣發舍也造至也造道以所造

也知行所謂能中庸者餘見形句第二十章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三終

